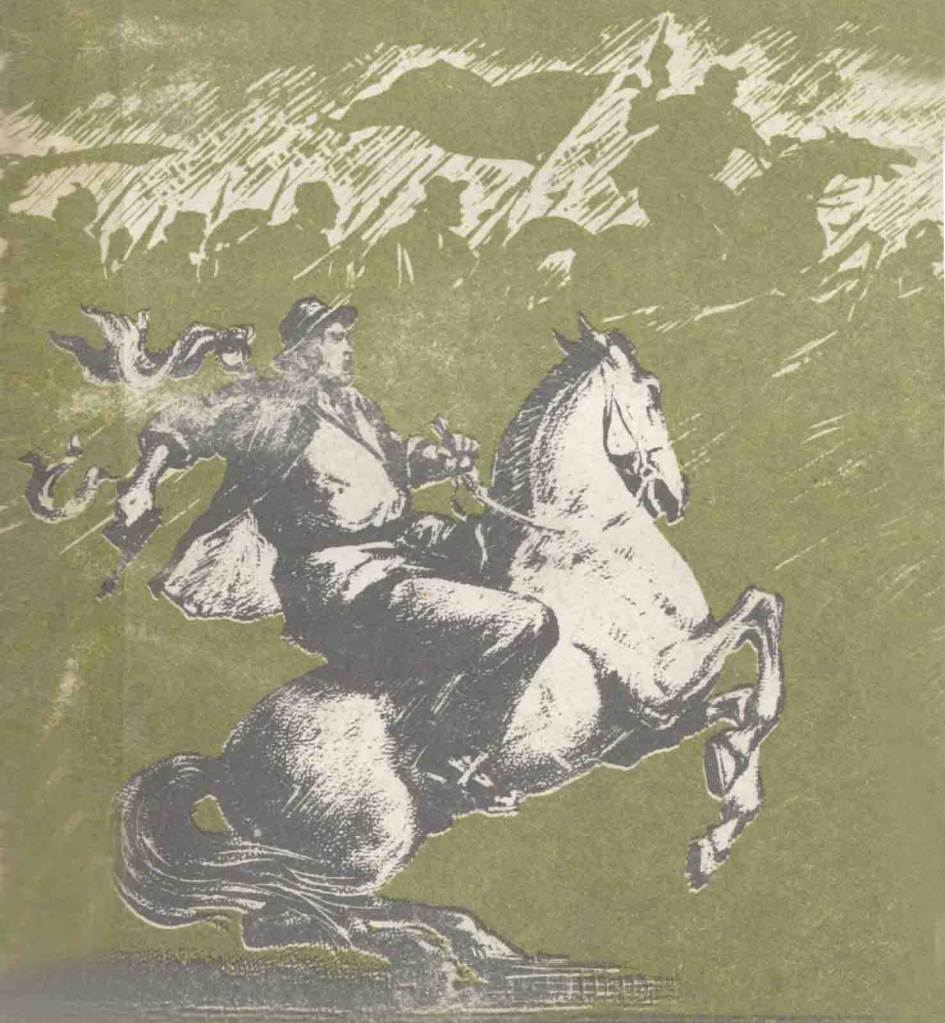


风云际会

FENG YUN JI HUI FENG YUN JI HUI FENG YUN JI HUI

戴焕章传奇

周学忠 著



(豫)新登字 07 号

风云际会

——戴焕章传奇

周学忠 著

责任编辑 李明性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阳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264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538—526—2/I·234 定价:7.80 元

内 容 提 要

《风云际会》是长篇小说《回龙腾蛟》的姊妹篇。

这部书写戴焕章从回龙寺寨突围后，在国民党元老王康先（邓籍人）的大力支持下，东山再起，联合社会上各方力量，开展大规模的反别派斗争；1936年12月，被国民党95师击溃后，浪迹鄂西北，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的大转折。

抗日战争中，戴焕章秘密而又巧妙地配合李先念、陈少敏的新四军打游击，屡建奇功。

小说情节曲折，起伏迭宕；政治、军事斗争波诡云谲，情场风雨时紧时缓；人物个性鲜明，语言雅俗共赏，生活气息浓郁。

目 录

第一章	时穷节乃见………… (1)
第二章	堪悲遭难人 …… (44)
第三章	思欲解世纷 …… (96)
第四章	挥泪枣树林…… (139)
第五章	瞠目常怀恨…… (187)
第六章	是非有公论…… (235)
第七章	孰料命归阴…… (284)
第八章	恶积祸杀身…… (326)
第九章	谁辨伪与真…… (377)

第一章 时穷节乃见

—

一九三三年冬。

农历十月初八日夜，被别廷芳的重兵围困月余的戴焕章，趁天起大雾，率领人马从回龙寺寨突围出来后，奔西南而去。

寒风尖似刀，夜幕沉如铁。奔驰的人马象墨点似地溶入茫茫的夜色中，人们的心紧缩着，生怕自己掉队落伍，前后左右紧相随。尽管人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有的腿被碰伤，有的脚背被划破，然而没人叫苦，更没人被拉下队来，被汗水塌湿的内衣贴在身上凉冰冰的。

队伍往什么地方开，到何处落脚，多数人不清楚。有人说是去鲁家寨的，但人们又

不全相信，都知道戴焕章的计谋多，猜不透，他真的要去鲁家寨，信息根本传不出来。所以人们只好随大流，跟上走就是；也有人在暗中想，若在这个时候，有人拦住路一打，趁机可以溜掉，将来话也好说；可是这次夜行军，一路走得很顺和，不但没遇上人拦，所过之处，连村上的狗也不曾咬；这队人马不象夜逃，倒有点象夜袭。

夜奔如此顺利，和二驴子带路关系极大。他的两眼比别人特殊，钻到水里能看清鱼虾，在黑夜里看东西如同白昼，人称“夜猫眼”，平时没人去专门验证，这时刻大伙真服气。他领着大队人马轻捷地走在前边，不走大道，也不行小路，而是瞄准方向，绕过大小村寨走直路。走了一程又一程，他为解除大伙的疑虑，还特意小声地向后传话鼓励大家：“大伙放心，前边有白虎引路，迷不了向！”

胡球扯，糊弄人哩！张玉亭心里说，真有白虎不吃你才怪哩，还给你领路，想的倒滋润！可是，当他情不自禁地往前面看时，奇妙的景观显现了出来：在前面天与地的交合处，有团白雾缓缓地滚动着，犹如小时候见过的“土地爷放羊”那样。他记不清是春天，还是秋天，日近中午时，能看到旷野上有团团滚动的白雾，老远望去，活象是正在寻草吃的羊群，老百姓打了个生动的比喻土地爷放羊！可这是夜间哪，那有土地爷不睡觉放羊哩，莫非戴焕章真是白虎呈现了原身？

张玉亭出了一身冷汗。他发现自己的位置不对，突围时，自己和老定锅在护着戴焕章，可是冲出包围后，不知道在那一刻，老定锅和戴焕章悄没声地离开了自己；而自己在不知不觉

中，咋会冲到前边来和头起儿的二驴子弄到一块儿了，戴焕章和老定锅那里去了？

其实，这个变化是刚刚发生的，就是在二驴子传话时，戴焕章、惠明甫、老定锅向后煞了一步，和赵英恒、牛振昌、张焕朝凑到了一起，很迅速地调整了队形，并作了分工：齐子明、鲁三等朝后拐，在附近林子里隐下来，待天明前潜入田子约、尹子敬团住地，了解和掌握他们的动静，及时同郭苾亭联系；老定锅、张焕朝取道枸林关，经刘集去吕堰驿，同湖北的几个民团大队长取得联系，必要时出兵相助，摸着黑，戴焕章把事前写好的信交给了张焕朝；牛振昌带的长枪队紧随张玉亭的手枪队之后，手持花眼机关枪的人跟着赵英恒的长枪队居中，而尹润斋中队落到了最后边；戴焕章、惠明甫就在赵英恒的保护下随队前进着。

牛振昌在哪里，戴焕章一准在哪里。张玉亭这么想了想，马上又自我否定，这可说不准，戴焕章的心路稠，很难叫人摸得着，这样的事例多得很：谁能想到洞房花烛夜，又是大雪没膝，他会去捉来土匪头子李五子；谁想得到，他让人打死段教练后还让他母亲老太奶去吊孝；又谁能想到，他敢以不足 300 人的兵力同老别的几千人马打了个把月？想来想去，得不住底细，只有老老实实随着二驴子走，当他听到牛振昌在自己身后咳嗽时，立时断定：戴焕章就在自己身边。于是，显得格外的守规矩，可是非常想知道这时候究竟走到什么地方了。

突围前，听人们哄传，要去鲁家寨。邓县西南一带，张玉亭对大部分的村庄都熟悉，认得不少人，有的是亲戚，有的是割

草拾柴的朋友，也有是队伍“吃粮”的同伙，只要提到某个村子，他都知道距离那里的远近，可偏偏遇上是月黑头天，二驴子又不报村名，所以弄得他心里一团漆黑。

从走路的时间看，如果真的是去鲁家寨，这时候差不多快到了；但张玉亭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知道戴焕章是“兵不厌诈”的尊奉者，真要去鲁家寨，不会老早就透出风来，闲费心思，管他去哪儿，天明了一看便知，到时候再说，泼上这一百多斤了。

正走之间，前面隐隐约约传来牛铃撞槽的叮当声，紧接着鸡叫三遍，又见几处灯火闪闪烁烁。张玉亭想，已经走出那个圈了，因为老别围回龙寺寨，周围十多里的村庄逃得没了人烟，更不会有牛铃叮当，那么，这是个啥村呢，是高李洼，是白岗，还是窑坡、沈马岗？

“脚步放轻，进寨罗！”又是二驴子的声音，张玉亭心里不滋，你二驴子算个球，就是老别围回龙寺寨你出了风头，在戴焕章那儿吃开了；你是个土匪，要不是王茂斋保荐，戴焕章不崩你才怪哩；就凭你一双贼眼，偏偏遇上了月黑头天，才叫你带路，你带完路就够风光了，进寨脚步轻与重，与你球不相干；在张玉亭不服气的同时，又一惊：可到鲁家寨了！

不知道在啥时候，前面滚动着的那团白雾不见了。赵英恒逐个向队长们交待了进寨后驻守的地方，张玉亭带长枪队守南门。然后，大伙悄没声息地进到了寨内。

二

天刚放亮，茂户张寨内的人们都起来了，连平时爱睡懒觉的孩子们也都穿好了衣服，有的窝在被筒里，有的坐在床边，连那些最爱动的孩子，也不到门前的空场上踢毽子，而是被大人们禁在室里不许出来；妇女们起了床不纺花，不织布，也不到灶房里做饭，全家人紧缩在一起，用耳朵听外边的动静，还小声而又十分严厉地训那些不规矩的孩子：“睡好！”“坐好！”“不准动弹！”有不懂事的婴儿要哭，就急忙将奶头塞到孩子嘴里；……

男人们凭着不高的院墙，悄悄地与左邻右舍相互传递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听说五更鼓里，戴焕章把他的人马拉过来了！”“听说老别的队伍还要打咱茂户张寨！”同时，人们还在相互商量着：“咱们跑不跑？总不能陪着挨打？”“现在跑都跑不及了！”“唉，戴焕章咋会把他的人马拉到这儿？”

听大人们说，队伍要在寨上打仗，乐坏了调皮的孩子们，很希望得到更多的黄亮亮的弹壳壳；他们平时把这些弹壳叫炮壳，于是激动得手舞足蹈地说：“打仗可得啦，会拾到好多好多炮壳！”对于孩子们的幸灾乐祸，大人们给以严厉地斥责：“给我滚！”

戴焕章带着人马的的确确是进了茂户张寨，这既不是人们的谣传，也不是某个人神经过敏，更不是二驴子迷了路，进错了寨，是奉命而来的。

按照规定，张玉亭中队守南门。一切安排妥当后，他心里有些纳闷，抬头看见不远的大黄连树，才真正明白，这不是鲁家寨，是真真切切的茂户张寨，这里距构林北边的袁岗寨只有十几里路，王永汉队长就驻在那里。

他后悔那年偷了国军的机枪没有投到构林尹子敬部下。可是他又一想，跟戴焕章干这些年也没错待自己。当上手枪队队长后，人们见了总要笑嘻嘻地叫他“张队长”，亲戚邻居有啥事，只要说一声，戴焕章总是给面子的；祸从天降，平时言语不多的段教练，暗地勾结田子约要谋害戴焕章，若不是自己提前认了错，肯定和段教练一样遭到杀身之祸。这件事之后，戴焕章对他没有另眼看待，他也对戴焕章竭尽全力，可总是隐隐感到死神象蛇一样紧紧缠着自己，随时都有祸及生命的危险，特别是每当有人提到警惕内奸时，自己总是禁不住脸红。他也不是那些知道死不知道跑的角色，因为他看到的事实是戴焕章只要想打死你，跑哪儿也不行；所以，他只有死心踏地为戴家干事。他觉得这一次是自我解脱的好机会。戴焕章和别司令打了个把月，冤仇结得很深。别司令逮住戴焕章会轻饶了？即使逮不住，往后他想在邓县站住脚也是很难的，跟随他岂不也要受连累？与其这样，倒不如早打自己的主意，怕判断有失误，看见黄楝树，就想同他表叔作个商量。他年纪大，经事广，对戴家的事又很关注，看看他是个啥看法。

走过石板桥，上了沟棱，往西边走不到五十步就是他表叔的家门。

张玉亭站到楼门前连叩三下，不见人应声，倒是那条大黑

狗凶恶地咬起来，张着血盆大口，露出尖锐的獠牙，“汪汪”地叫着；张玉亭很讨厌这东西，忍住没有理它，他隔着细细的门缝往院内看了看，又叩了三响，还是不见人应，于是高声问道：“表叔在家没有？”

“噢，是玉亭。”一个洪亮的声音从上房里传了出来，随着门“吱呀”一声，一个身穿长袍马褂，头上留着“连毛缨”的老人边揉红芒芒的眼睛，边斥责那黑狗，“咬啥哩，是亲戚”。那黑狗似有灵性，能听懂主人的话，立时不咬了，大献殷勤地摇动着尾巴还探出前面的两条腿，身子向下一凹，昂首张口打个大哈欠：“连毛缨”高兴地说：“看，向客人作揖哩！”说罢，就开楼门，把张玉亭迎了进去。

主人没有问来意，客人也不便讲原委，双方似乎是心照不宣。

他们本来是关系密切的老亲，后来为张玉亭的婚事，两家断了来往。起初是“连毛缨”把他的妻侄女提说给张玉亭，眼看就要过“八字”出盆子了。有人又把袁岗王永汉的表侄女提说给张玉亭，因为王永汉是尹子敬的队长，有枪有势，提媒的人又得力，所以和王永汉的表侄女成了亲；“连毛缨”的妻子十分恼火，骂“连毛缨”没本事，骂张玉亭父子“势力眼”。这年春节张玉亭的父亲带上礼物去“连毛缨”家，刚好“连毛缨”的妻侄女也去她姑家走亲戚；张玉亭他爹看这姑娘长得人才，后悔不及，提到这件事，“连毛缨”他女人怒火中烧，把礼物扔到张玉亭他父亲的面前……想到这些不愉快的往事，张玉亭借口公务在身，不去屋里坐，只是说：“我是多日不见表叔了，来看看

你，等事平稳了，我再来坐。”

“连毛纓”很关心回龙寺方面的事，听说他们突围出来了，想从张玉亭嘴里再打听点新鲜事，就说：“你们可真能干，不到三百人，硬是跟老别打了个把月，听说他们人死得汽车都拉不及。”说罢，纵声大笑，干脆夸起戴焕章来：“三国英雄数马超，当今英雄数谁个？我看在咱这一方，就数人家戴焕章！”

张玉亭本来是想听听“连毛纓”对下步局势的看法，真不防他夸起来没个头，也难怪，他是局外人，只听哄着打的怪恶，根本不了解内情，又好喷大话；所以，他拦住话头，有意提了一句说：“恐怕老别不会给戴焕章算拉倒的……”

“别看他人多势众，他给戴焕章不咋一点！”“连毛纓”极度蔑视老别，说：“只要在回龙寺寨没有逮住戴焕章，再钻一百个寨，他也没办法，倒是他老别要吃大亏的！”

“连毛纓”常说到戴焕章，其实他见戴焕章还是那年艾文轩待客的中午，那时戴焕章还是初出茅庐当里长，以后的这些日子，他没有见过戴焕章，更没有象那次一样面对面地说话，如今戴焕章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来到这茂户张寨，他感到自豪，感到骄傲，说到这里，他忽然又问起张玉亭来：“戴焕章也和你们一起来了？”

“说不清。”这是张玉亭眼下急欲得到的信息。按平时情况，戴焕章肯定和大队人马在一起；可是眼下是这种情况，他真的也在茂户张寨吗？原来说从回龙寺拉出来进鲁家寨，为啥中途有变，是鲁家寨进不去，还是另有啥安排？想归想，不便给“连毛纓”说这些，就很含糊地“嗯”了一声；他心里判断，赵英

恒一定得了实底，对，找他问问去。于是，他匆匆地离开了黄棟树，踏着小道上的晨霜，沿着寨墙根儿向北门走去。

三

张玉亭心事沉重地往北走着，猛然想到戴焕章说的“各中队长要尽职尽责，不得擅自离开阵地”的话，立时收住脚步，回到南寨门跟儿的一间土屋内。

土屋里没有窗户，虽然天亮了，屋内还是黑洞洞的。他坐在昏黄的灯光下，不时地拨弄着手里的盒子枪，牙齿不时在他那鲜红的下嘴唇上捺来捺去，还发出微微的叹息；他看见赵英恒走了进来，急忙腾出半截板凳，极亲切地让道：“来，你也坐下歇歇腿嘛！”

赵英恒自三老虎死后，特别是回龙寺寨被困以来，他是实际上的军事总指挥。进入茂户张寨后，他比任何人都操心，安排好守卫，又亲自一个点一个点地检查；先查看了守东门的尹润斋中队，防守得不错；刚才查看西门时，牛振昌转告他戴焕章指出的两条：一要沉着，二要特别小心“内讧”，还说在这里是只守不出击。所以，他把检查的重点放到南门根儿，从岗哨的部署看，没有可指责的，当他找不到张玉亭本人时，心里翻腾开了；见他在这屋里出神，就想借机敲敲他，说：“坐下还不如站着暖和哩！”

赵英恒头上汗浸浸的，还冒着热气，说罢，两眼直视张玉亭问：“咋样？”

张玉亭心里一震。这话究竟是问他冷得咋样，疲劳得咋样？还是问他跟戴焕章干到底咋样？一时还摸不清；然而他警告自己：任何胡思乱想都不能给赵英恒谈，那次和段教练弄事的教训太深了，于是模棱两可地答道：“跟你一样。”

“我看咱俩是一模两样。”赵英恒看是个话不多的忠厚人，其实心里也有些马蜂窝，就是问他是否有决心跟着戴焕章到底，张玉亭的脸霎地变了颜色，正惊恐地往下听他还说什么，谁知赵英恒把话一转说：“你单薄，我浑实；你白，我黑；你冻的打冷颤，我热的头冒汗，这不是一模两样是啥？”

“实话，实话。”张玉亭紧张的心情和缓了下来，随声附和地应承着。

“随时都得小心，一点也大意不得。”赵英恒又郑重其事地说道：“说不定老别的人马会撵上来的！”

“这你放心，保准误不了事！”张玉亭说着，见赵英恒转身要走，又拦住了。

“有事儿？”赵英恒以为他有啥心里话要说，就停住步，两眼在张玉亭的脸上迅速地扫视了一遍，说：“你说嘛！”

张玉亭看看周围没有别的人注意，凑到赵英恒跟前，赵英恒一闻见他嘴里喷出的尿骚味就犯恶心，更讨厌他的故作姿态，反而向后翘起着身子，催他道：“你说嘛！”

“原来说得好好的，咱们去鲁家寨，”张玉亭借此来打探戴焕章此时到底在不在这里，声音压得极低，行为诡密地问：“咋会又改到这茂户张寨，是不是又有……”

撅尾巴知道他屙啥屎。张玉亭此刻问话的目的，赵英恒心

如明镜，心里说，看看球型吧，还想用话来套我哩！便来个将计就计，很自然地说：“这是团长的事，咱咋会知道，你也是发迷。管他哩，兵随将转，不去鲁家寨总是有不去的原因，改来茂户张寨也总是有道理的，你说呢？”

张玉亭张了张嘴，还是不敢直接问团长在啥地方，但从表情上看出，他迫不及待地要了解这个信息；赵英恒漫不经心地说：“你真要问这个，你到陈老七院里问团长去！”赵英恒知道他不敢去问，又怕真的去了不见团长，所以又丢下一句话：“一会儿，说不定他又转到别处去了。”

“你支派憨狗去咬狼，叫我去吃家伙哩！”张玉亭达到了目的，心里踏实了，自我解嘲地说：“咱也是腊月萝卜——咸（闲）操心！团长指哪儿咱打哪儿，只要老别敢追来，就打他个焦头烂额！”

赵英恒含意很深地笑笑走了。他一边走，一边想张玉亭的神色、言语和行动，想着想着，一连串的问题在脑海中上下翻腾：他的情绪有些不大对头，他为啥有些神不守舍？他咋会那么想知道戴焕章的住所？是在戴焕章身上打主意，还是想逃跑？想到这些，他在心里念叨：张玉亭，你若在这个时候轻举妄动，你算是活到头了。

四

赵英恒也是说走了嘴，这时候的戴焕章咋会能去陈老七家里？

陈老七原是牛营人，现在住在他岳父家。他岳父有一份子家业，只一个女儿嫁给了陈老七，原说让他做过门女婿，他觉得那样丢男子气，咋说也不同意。后来因为他家大黄狗咬了13岁的三老虎，三老虎性情暴躁，用手活活将狗掐死，并拎铡将其碎尸三段。“打狗欺主”，为此两家人心里都是沉甸甸的；到后来戴家弟兄红火起来，地方上有好多捣蛋人都被治下去了，陈老七终日感到威胁大；刚好这时他岳母下世，他岳父一人过日子，生活艰难，需要人照顾，他女人三天两头回娘家，有时一住十多天，弄得家里很不安宁，两个女儿也得由其母亲招呼，这才把家搬到了茂户张寨；一闪眼，搬来三年多了。

在茂户张寨，陈老七是外来户，但他岳父家和姚营长是老亲，还有来往，所以他在当地也不老别一；论家产，有地几十亩，房屋七八间，两个女儿长得俊眉俊眼，逗人喜爱，提亲的脚跟脚来，陈老七都借口女儿小，把事推了。其实他是想找那些有地位有头脸的人家，作个靠山，可是挑来拣去没有多中意的。

戴焕章没有来陈老七家。只有张相文、二驴子和尹润斋他们在那里围着火堆烤火。

当地人在冬天有烤火的习惯。通常人家用的是火罐，样子象一个不大的瓦盆，其上有供手拎的把儿；使用时，先在里边装满柴草末子，待做好饭，将灶膛里的余烬拆出来盖到上边，再排着捺实，供家人烘手烤脚之用，老人和孩子们离不开这个；有的人家将干透的树疙瘩点燃放到屋内门后，供人取暖；眼下这三人烤火，与以上两种都不同，他们一半是身上冷，一

半是身上痒。

陈老七家有的是高粱秸、芝麻秆、棉花柴，更少不了麦秸。但最上身的是麻秆火，烟子不大，火头硬。老百姓一般情况下，是舍不得用麻秆烤火的，因为麻秆的用途广，既可以织箔晒棉花，晒红薯干，又可以用作盖房子的笆箔。他们不管这些，抱来成捆子的麻秆，点上大堆的火，围着烤起来。

几个人先是伸手在火堆上烤，烤着烤着，张相文手上的疥疮痒了，到门外弄些针似的枣刺，就着火光，将脓泡一个个挑开；越烤身上越痒，他又挽起袖子抓胳膊上的疥疮，随着“赤棱，赤棱”的声响，疥疮痂和皮屑在火光中纷纷落下，掉在火堆上，立即溢出怪味来。

二驴子烤熟了，脱掉棉袄，翻开衬衣，好家伙，上面的虱子又大又肥，他捏下一个放到两个大拇指甲间，收着微微上翘的嘴唇，狠劲一挤，发出“盍崩，盍崩”的声音；再捏，再挤，再“盍崩”，如此连续作业，竟将两个大拇指甲染红；他边挤边骂：“我日他奶奶，我日他先人，这些小东西还敢欺负我，黑明白天喝我血，这月把子我都在忍着，今日可是报仇的时候了。”说着他将内衣抻开，在火头上抖擞着，随之发出辟辟啪啪的响声，还散发出奇异的香味来。

“到底喝的是啥血，虱子烧烧咋会有鳖肉味。”尹润斋有意骂二驴子，张相文笑笑，没说什么；二驴子不知是一时没听出话音，还是有意转开话题，说：“真要是给老别提来烧烧吃了，团长还不依呢，应该是人们都尝尝鳖肉味才公道！”

尹润斋和张相文都笑起来。温度增高，血管扩张，二驴子